

女兒香

嚴謐

眾人都叫她「有罪的女人」，很少人知道她的名字；如果得知她名字是百合花「蘇西」，聽者通常會嘲諷地一笑；更沒有人記得，蘇西曾是個乖巧的女孩，那是在她母親還在世的時候。

燦爛的陽光自窗外拜訪，照亮屋內兩個身影：一個是大眼睛長睫毛，頭髮烏黑的女孩；另一個是女孩的放大版：眼睛更亮，長髮更濃密的婦人。

「我的小百合花，」母親邊幫蘇西梳頭髮，邊微笑著說，「你是神賜給我美好的禮物。」

蘇西側身撫摸母親的長髮，捧起一把髮絲嗅聞香味，讚嘆道：「媽媽的頭髮好漂亮喔！」

準備出門時，母親拿起頭巾蒙住頭髮，蘇西又問：

「為什麼你出門的時候要蒙頭？別人都看不到你漂亮的頭髮！」

「因為女人結婚後要把頭髮包起來，不可以給外人看到。」

「結婚？……就像你跟爸爸結婚這樣嗎？」

「對，蘇西將來也會結婚。神會為你預備一個好丈夫，媽媽會為你存錢，買一瓶香膏，等你長大嫁人時，就有貴重的嫁妝了。經上記著說：才德的婦人誰能得著呢？她的價值遠勝過珍珠。」

「她丈夫心裡倚靠她……」五歲的蘇西琅琅背著經文，似懂非懂，卻能感受到母親念起經文時的堅定平和，以及凝視自己時的溫柔慈愛。

蘇西夢想將來成為像母親一樣的才德女子。

她們走在街上，會堂前有個男孩伸出左手乞討，右臂萎縮像根枯藤從肩膀披垂而下，毫不遮掩地博取同情。母親錢不多，仍從袋中掏出一枚小錢給了男孩。

「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，不可推辭，就當向那應得的人施行。」她用經文教導蘇西，「追求公義仁慈的，就尋得——」

「生命、公義和尊榮。」蘇西開心地接續背誦。

母親笑咪咪地看她以示嘉許，蘇西心中洋溢著幸福與安全感。

但是在蘇西小小的心裡有個暗暗的疑惑，一直不敢問：敬畏耶和華的媽媽，為什麼有時眉頭緊鎖、眼眶泛紅，偶爾會在背地裡偷偷哭泣呢？

每日清晨的母女梳髮場景，在幾年後轉換，蘇西身形已成少女，母親略顯憔悴蒼老。蘇西感覺母親持梳的手較之前更不靈活了。

「爸爸又打你了嗎？」蘇西察覺到母親用頭巾遮面，反而欲蓋彌彰，更讓人注意頭巾縫隙露出的瘀青皮膚。

「沒什麼，不要緊的……」母親繼續梳髮，試圖輕描淡寫地帶過，但哽咽的尾音洩露了情緒。蘇西現在已知道母親暗自悲泣的原因了。

「那個男人，就只會喝酒！你從早忙到晚，還做衣服去賣，為這個家盡心盡力，他憑什麼喝醉了就可以亂打人！」蘇西想到母親的辛酸，忍不住破口大罵：

「死人！拿八！」淚珠接著滾滾滑下，滴落在她發育良好的胸前，濕了衣襟。

「咒罵父母的，他的燈必滅，成為漆黑的黑暗！」母親立刻用經上的話糾正蘇西。

蘇西覺得自己不再輕易相信經文的應許了。現實中，才德的婦人並沒有得到丈夫的稱讚。熟讀並謹守經文的母親，命運這麼苦，神為何沈默不顧？

蘇西一臉倔強不服，母親定睛看她，擦去她的淚痕，親吻她的臉頰。

蘇西感覺到那雙手的粗糙和嘴唇的乾澀，但看見那雙眼睛是溫潤慈愛的，蘇西的憤怒不滿漸被馴服下來。

母親走到櫥櫃前，從底層深處翻取出一個鼓脹的小囊袋。

「錢差不多存夠了，走！我帶你去買最珍貴的禮物。」母親試圖讓女兒開心點。

屋廳裡瀰漫著一股酒臭，失業的父親趴臥餐桌，腳旁一堆酒瓶。蘇西嫌惡地掩鼻瞪視，母親趕快擋在父女中間，父親抬頭看她們，酩酊的臉上寫滿憤怒。

「我帶蘇西去買東西。」她小心翼翼地對丈夫稟報。

「我會倒霉……都是你這個女人害的！」他醉醺醺地咒罵，又把矛頭指向著蘇西，「你這個賠錢貨！……我要一個兒子啊！」

咆哮聲如雷吼，隨之摔出的酒瓶在牆角爆破。

母親摟著蘇西一起迅速離開，但這些聲音已在蘇西心中炸出好多道傷口。

母親帶蘇西進了香膏店鋪，令人愉悅的香味撲鼻而來。

蘇西好奇地東摸西嗅，暫時忘卻之前不快。看著陳列架上精緻小巧的玉瓶，她眼睛更亮了：多麼夢幻的東西！

母親告訴她：盛香膏的容器是雪花石膏玉瓶，價格不菲，真哪嗟香膏更是昂貴。而香膏要從瓶底縫隙注入，裝滿後封住瓶子，若要使用香膏只能打破瓶子取出，瓶子就不能再用了。這是女孩預備留著當嫁妝的，直到結婚那天，才能夠打破玉瓶，與夫婿一起享用這迷人珍貴的香氣。

母親邊挑選玉瓶邊跟老闆講價，兩人不時搖頭，氣氛有些尷尬。

母親猶豫了一會兒，彎下腰來小聲地跟蘇西解釋：「媽媽現在的錢還不夠買這個玉瓶和香膏……還差一點點，我們繼續存錢，就可以買下來了。」

「可是媽媽，這樣會花掉你好多錢喔！」

「這是媽媽要送你的禮物，你值得！才德的婦人誰能得著呢？她的價值遠勝過珍珠。趕快走吧！我們再去幫舅舅家採收葡萄，可以多賺一些收入。」

長期的勞動與熬夜，使得母親身體越來越差，某天不知在哪感染上熱病，她一病不起，醫生也束手無策。

母親自知來日不多，悄悄在蘇西耳邊交代了一些後事，其中包括一個藏在床鋪下的秘密禮物。蘇西更加迫切禱告，希望耶和華神醫治母親，但母親的病情毫無起色。

「我知道……我的救……贖主……活著……」彌留之際的母親沒有離棄神，喃喃叮嚀：

「祂是……我們的拯救……蘇西……要等候……彌賽……亞……」

母親再也沒有說話，那雙溫柔的眼睛再也沒有張開，她的身體漸漸失去了柔軟與溫度。

蘇西趴在母親身上痛哭，覺得無情的神遺棄了她們。

母親過世後，父親很快就帶回女人填補空缺，蘇西更不想待在這個家，只想趕快脫離。

蘇西常趁無人時，從床鋪下拿出母親送她的禮物：盛著香膏的玉瓶，邊賞玩邊嚮往著自己的婚禮。

她開始打扮，編起頭髮，每條髮辮尾端都綁上閃亮的飾環，在人群中，她的一頭長髮顯得格外動人。

鄰里小伙子們見蘇西的嬌艷姿色，像蒼蠅般飛飛繞繞纏在她身邊；鄰里女人們見她這副招搖樣，也像蒼蠅般嗡嗡哼哼對她評頭論足。

蘇西知道自己的美麗與爭議，她享受這輕飄飄的虛榮，但又想起母親教導過的經文：

「美容是虛浮的，艷麗是虛假的。」

「驕傲在敗壞之先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」

她用力搖頭，髮辮也跟著甩出弧度並輕輕作響。她不要再聽經文和母親的話了！

跨出門，她要去追求自己的愛情。

蘇西縫製衣服、腰帶等衣物去販賣，在市場她認識了外地來的商人馬可。比起圍繞在她身邊的男生們，馬可年紀大了些，但對她更為關照，幫她解決找碴的小混混、羞辱想佔她便宜的客人，讓蘇西有被保護的安全感。

「你是我的百合花。」馬可常送蘇西百合，用深情的笑容迎接她。在如此的甜蜜攻勢下，馬可果然摘下了蘇西這朵美麗的百合。

馬可返回家鄉前，答應蘇西會跟父母談提親的事。蘇西滿懷期盼的時候，卻有耳語流傳，說她勾搭上已婚男子。

蘇西才知道馬可在家鄉早有妻兒，她成了他在外地的情婦，他根本不會娶她。

「這世界都是謊言！我再也不相信任何人了！」

蘇西傷痛欲絕，想到她裝滿婚姻夢想的玉瓶，現在只想一把砸碎它！

她狂亂地抓出玉瓶準備往牆上摔，卻想起那天母親帶她買香膏的情景，這是母親辛苦存錢送她的禮物，也是遺物。

她放下舉高的雙手，摟緊瓶身像摟著母親般，不捨地痛哭。

「砰！」門被撞開，父親衝進來找她算賬。

「你丟光我們家的臉！」

她瞪著眼前這個暴怒的男人，他從來沒有保護過她和母親，帶來的只有傷害。

沒有任何遲疑，蘇西抱著玉瓶逃離這個她早就想擺脫的家，也遠離這個對她指指點點的城鎮。

流浪異鄉的蘇西雖然來路不明，但憑著天生麗質及巧笑倩兮，總能使男人甘願為她獻出金錢與感情。她也發現說謊的舌頭真是方便又管用，起初心裡覺得不安，之後便逐漸無感。

不再相信上帝，不用顧忌律法，真是自由。

不過，她身邊總伴隨輕視的眼光與細碎的耳語；就連她的男人們，也明裡暗裡瞧不起她，她都知道。

「還好媽媽死了，看不到我現在這樣子！」蘇西想起母親時總會這麼想。

「那個乖巧的蘇西也跟著媽媽一起埋葬了……」

如此想著，一顆淚珠滑落，蘇西擦去，告訴自己不准再流淚，也沒什麼好盼望了！

無愛的人生、無望的未來，她必須築起牆來保護自己不受傷。

她緊摟著身上唯一的寶貝——盛放香膏的玉瓶，感覺自己的心就跟瓶身一般冰冷堅硬。

多年後父親也死了，蘇西回到家鄉加利利，許多人已認不得她，都叫她「有罪的女人」。

她繼續過著出賣肉體、沒有靈魂的生活。

在蘇西返鄉幾個月後，城裡開始瀰漫一種不同以往的氛圍，漸漸有人在聚集、在談論。

這天，蘇西聽到街上有騷動，便開窗探頭觀望。

會堂前鬧哄哄聚集了好多人，蘇西第一個念頭是想到那個長年坐在會堂前、右手枯乾的男人。

「他死了嗎？」蘇西猜測。乞丐橫死街頭是常有的事。

視線穿過人群縫隙，只見那男子高舉右手向四方揮舞，蘇西以為自己看花了眼：他之前如枯藤的右臂已經變為健康的手臂了！

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」蘇西忍不住好奇走到街上，空氣熱絡膨脹著，不時聽到「拿撒勒人耶穌」這個稱呼。

她想打聽，但沒有人願意搭理她，甚至有婦人一見她來就帶著孩子掉頭走開，有幾個道貌岸然的法利賽人正在討論，他們發現蘇西在旁，立刻變臉露出不屑之情。

蘇西在人群中發現一個熟客，她刻意走過去，堆起笑容並趁機打聽。

「你不知道耶穌嗎？」

「唉唷！人家都沒出門嘛，就等你來告訴我呀！」蘇西撒著嬌。

「他前陣子在迦百農趕走污鬼，醫治好多人的病，潔淨了痲瘋病人，剛剛啊，治好了他的手！我親眼看見！」熟客興奮並滔滔不絕地說著：

「還有人傳言他是彌賽亞。」

彌賽亞？似曾聽過的稱呼……喔，是媽媽臨終前遺憾未能見到的救世主。

「彌賽亞……耶穌……」她腦海浮現這個名字，陰暗的心房彷彿照進一道久違的曙光。但頭腦里突然飄來浮雲一朵：「會不會是個騙子？真的會是彌賽亞嗎？」

先知、文士、法利賽人……他們都不可一世地清高，耶穌如果真是彌賽亞，知道她是怎樣的女人後，大概也會唾棄她吧！

正想著，蘇西聽到身後的幾個稅吏也在聊耶穌。

「你知道那個利未嗎？聽說他工作不幹了，要去跟隨耶穌。」

「我知道啊！利未前幾天才邀我們幾個同行去他家跟耶穌一起吃飯。」

「我很好奇，像我們這做稅吏的，大家都討厭我們，耶穌這種大紅人怎麼願意跟我們來往？」

「是呀！我也很納悶，不過那天吃完飯後，耶穌跟法利賽人說：『無病的人用不著醫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著，我來本不是召義人悔改，乃是召罪人悔改』。」

蘇西聽見，心頭一震：

「耶穌願意接近罪人？真的嗎？」她感覺又撥雲見日。

於是蘇西打聽到耶穌最新的去處，她特意前往並站在人群外，遠遠地聽耶穌講道

「要愛你的仇敵……善待他們……不要論斷人。」

耶穌的聲音裡有一種撫慰，他的話語裡有一股力量，一字一句都打進她心坎，鬆動了堅固的心牆。

夜裡蘇西又做了多年來同樣的夢：母親為她梳頭髮，仍是年輕時的美麗模樣；馬可來到她面前，微笑著看她，好溫暖的笑容。

她醒來，漆黑的房間被幽微的月光襯出滿室孤寂，夢中的感覺緊緊包圍她，久久不散。

內心有個什麼東西被喚醒了，她起身點燈，從箱子裡翻找出冷落已久的玉瓶。

沈甸甸的玉瓶既喜又悲地提醒她：她有珍貴的嫁妝，但婚禮遙不可及。

等到早晨，蘇西走去香膏店鋪逛逛，想再一次讓記憶中的香味重現，暫時沐浴在溫馨的回憶中。浪跡異鄉多年後會回家鄉，只因這裡有兒時與母親的回憶——這輩子唯一的美好時光。

此時一對法利賽夫婦帶著女孩進來，蘇西趕緊背對他們。他們來為女兒購買香膏，也和店鋪老闆聊起來。

「我今晚已邀耶穌到家裡吃飯，我要來確定他是不是個先知。」法利賽人得意地說。

「西門先生您真不簡單，現在大家都搶著要見耶穌，您竟然邀到他了！」

「當然，我在加利利這麼多年了，總有一點份量的。噯，晚上歡迎帶朋友來我家啊！」

此時，東張西望的女孩注意到蘇西，伸手想去摸她的髮辮：「哇！好漂亮喔！」

「不要碰！」法利賽人的妻子發現，立刻驚恐地拉回女兒。

「不潔淨！」法利賽人嫌惡地補一句，「她是有罪的女人！」

女孩不解地打量蘇西：這個漂亮女人看起來一點也不髒。蘇西低下頭，沈默地走出店鋪。

這個女孩令她想起童年的自己，想起母親的教導。

她曾經夢想成為才德的婦人，如今竟是個有罪的女人，好大的諷刺！

然後她想起耶穌這個人：他願意和罪人做朋友。

「無病的人用不著醫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著，我來本不是召義人悔改，乃是召罪人悔改。」耶穌說的這句話突然浮現，閃電般劈進她心中，那道牆被徹底擊垮了！

佇立街頭，蘇西做了一個決定，決定回應心中一個強烈的渴望。

終於等到暮色降臨，蘇西蒙著頭、簡單打扮，便帶著玉瓶出門。

那位法利賽人西門今晚邀請耶穌到家裡吃飯，有宗教老師在某戶人家時，任何人都可以入內聽道理。蘇西低頭暗暗跟在一群人後面，順利進入西門家。

廳中矮桌圍成口字型，主人客人已側身斜躺在各自席上，眾人圍繞在廳內四周。

蘇西夾在人群中，心臟撲通撲通跳著。她慢慢地向耶穌的方向移動，從人群中穿過時，難免引起一些抗議與側目，但她不在乎旁人，眼睛裡只有耶穌的身影。

側身斜躺的耶穌左臂靠著餐桌，腳向後面伸。

蘇西終於挪到耶穌的身後，母親盼望的救主就在眼前，她在耶穌腳前跪了下來。

往昔的畫面一一湧現：離棄神後的為所欲為、不潔的嘴唇、污穢的身體，她有什麼資格面對耶穌？

乾涸已久的眼眶流出淚來，淚珠滴落在耶穌腳上，她驚懼地顫抖了一下。

看見耶穌要回頭，蘇西趕緊閉上眼，唯恐被責備的眼神射傷。但她彷彿聽到一聲輕喚，於是睜開眼，耶穌正凝視她，那樣溫柔，滿是理解。

多少年沒有人這樣善意地看她了？她認得這眼神，是她只在自己母親臉上看過的慈愛。

蘇西鼻一酸，五官一擠，成熟的面容痛哭出一張孩子的臉。

如雨的淚水浸濕耶穌的腳，蘇西掀去蒙頭布，披散一瀑她引以為傲的長髮，慢慢用頭髮擦去耶穌腳上的眼淚與塵土，感覺自己的罪孽與髒污也一併被洗滌拭淨。

她看著耶穌已洗淨的腳，忍不住以嘴親吻，她的情感泉湧而出，這是她本以為自己早已枯竭的愛。

她再拿起玉瓶，用力折斷瓶口，一股香氣先流瀉出來。她將香膏倒出，香膏流淌在耶穌腳上。那汨汨流出的香液曾是她生命中的憧憬，是母親對女兒的寵愛。

她將過去所有美好、珍貴的一切，連同她自己，全部澆奠在耶穌腳前。

主人西門認出蘇西來，滿臉不悅：這個女人竟跑到他家！另一方面他心裡又質疑耶穌：

「這個人如果是先知，一定知道摸他的是個怎樣的女人，她是個罪人！」

耶穌突然對他說：「西門，我有話要對你說。」

「老師，請說。」西門按捺不滿並維持禮貌。

耶穌說：「有一個債主借給一個人五十兩銀子，又借給另一個人五兩銀子，二人都沒有能力還債，這位債主就免了他們的債務。你想，哪一個人會更愛債主呢？」

西門停頓了一下，回答：「我想是那個被免去較多債的人。」

「你判斷的沒錯！」耶穌轉身向著蘇西，仍繼續對西門說：

「你看見這女人嗎？我到你家裡來，你沒有拿水給我洗腳，但這女人用她的眼淚洗我的腳，並用頭髮擦乾；你沒有親吻我，但這女人，自我進來後，就不住地吻我的腳；你沒有用油為我抹頭，但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腳。所以我告訴你：她許多的罪都被赦免了，因此她的愛深切；那些獲得赦免少的，他們的愛也少。」

耶穌定睛看蘇西，對她說：「你的罪都被赦免了！」

蘇西在淚光中見到的耶穌有些模糊，但聽到的話卻特別清晰：「你的信心救了你，平安地回去吧！」

蘇西站起來，面對睜睜的眾目，不再低著頭，她坦然從容地穿過人群而去。

跨出屋，夜色正濃，更顯得天空繁星熠熠。

即使在很多年後，白髮蒼蒼的她還是忘不掉這個香氣瀰漫的夜晚。那晚遇見耶穌後，再也沒有人叫她「有罪的女人」。她叫蘇西，是一朵開放在野地、潔淨芬芳的百合花。